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因为父母都是教师，我们六姐弟不约而同都站上了讲台。随着年龄渐长，阅历增深，一个问题常纠结在心头，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有文化的知识分子？字典上知识之解为学识、学问，也就是说，有学问的人即为知识分子，真是那样吗？我越来越不敢苟同，因为我曾见到过真正的、令人信服的知识分子。

那就是巴金先生。那年我12岁，刚上初二，那次学校文学小组组长轮到了我这个全校最小的学生。组长要决定活动内容、主持会议，两小时里，要让每个组员都有事做，每次活动还不能“炒冷饭”，更“可怕”的是小组里还有高中的学长！我这个小不点从没当过什么“长”，每次上课回答问题都怕得腿直

永远燃烧的明灯

叶良骏

了。我向班主任、语文老师章学漪先生求救，谁知一向肯帮人的他两手一摊说：“按规定，我不能给你出主意，你要自己想办法，去请教校外的人。”一个小孩子，能有什么办法？除了老师同学，会认识谁？

我急得团团转，地哭了几次，忽然想到了巴金。他的小说我都看遍了，他似乎是个熟人了，对，去找他帮忙。于是，我请章先生帮忙打听到了地址，自从大场走了去。学

校在上海的北面，巴金家在市中心淮海中路。不知走了几个小时，我好不容易走到了淮海坊，来不及擦把汗就敲门。出来一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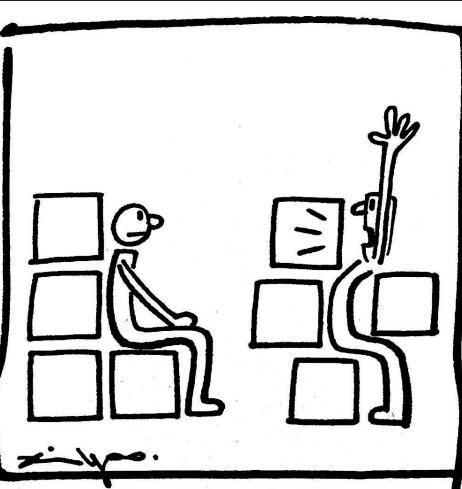
阿姨，得知我要找巴金，她说：“小孩子别闹，这里不是玩的地方！快回去，巴金没有空！”她把门关了。我

又累又渴又委屈，想到没人教我，这个组长没法当，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我没别的本事，只会哭，越哭越伤心，门又开了，终于让我进屋了。那天，我说了些

什么，巴金说了些什么，如今我已记忆模糊。只记得他请人打来一盆水，让我洗脸，他在旁边温和地看着我，问我喜欢做什么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乱说“大话”：“要做中国的又一个冰心。”巴金一点没笑话我，他很高兴地在我本子上写下：愿中国出现第二个冰心。

拿着题词本，我高兴极了，竟忘了问他怎么当文学小组组长，欢天喜地地回学校了。

到了学校，来不及喝口水，我一把拖着最好的朋友蒋去见章先生。章先生摸着巴金的签名，比我还高兴，夸我真会想办法，还说，好好珍藏着吧。我到处显摆，弄得好多人都心痒痒地也要去看巴金，若不是老师阻止，巴金家的门槛都要被踏塌了。怕别人弄坏我的宝贝，任凭章先生怎么劝，我再不肯拿出来给人看。我记着



智慧快餐

换位思考，你换位了吗？

巴金的期望，努力读书、写习作，开始向报刊投稿。初一下学期，我的《背后乱嚼舌头》一文在《青年报》发表。这第一篇公开刊出的小文，给了我极大的鼓舞，从此一发不可收。

后来，我再无缘见他，而那留着巴老祝愿的题字本，连同许多珍贵的纪念品，都已化作了灰烬。尽管不论是我，还是别人，都未能成为中国第二个冰心；尽管，生活中有那么多的遗憾和失意，但当年巴老对冒失闯进他家的小孩子流露的善意，如一团火始终温暖着我。每当陷入迷茫时，那早已不存在的小本子，那已永远毁去的题词，总会像一盏明灯在暗

中燃起。几十年里，我始终没有失去勇气，也从未放下过笔。我天天努力，年年坚持，终于圆了童年之梦，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感谢巴老在我少年时代为我托起的希望。他做的一切，是一个文人应有的品格：对人、对孩子、对世界充满爱。因为爱，他才如此自然地敞开胸怀。巴老的话一直鼓励着我，就如他的作品温暖了几代人一样，他使世界变得明亮，他使我们永远迎向太阳。巴老走时，我和去送他的许多人一样，并不仅因为他

是作家、大师，更多的是因为他爱国家、爱人民、爱读者，我们因爱而去向他鞠躬致敬，像亲人一样送他远行。我想，这就是真正的文化人，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样的人。

情感如此，铸青铜器也是如此。有句话叫炉火纯青。“凡铸金之状，金与锡。黑浊之气竭，黄白次之；黄白之气竭，青白次之；青白之气竭，青气次之；然后可铸也。”摘自《周礼·考工记》。这里的“金”指铜。商周时没有温度计，炼铜必须把握好火候，工匠们通过长年累月的观察和实验，总结出上述经验。

和铸铜器一样，治国也要懂火候。历史上的变法者，初衷和法条大多不错，一旦操之过急，变法就成为一纸空文。最典型的，莫过于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。年轻的皇帝不懂国情，不善于团结朝野上下支持改革的力量，急躁冒进，时常一日之内连发几条政令，以上谕治国，最后以悲剧收场。

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并不是说治大国有多么容易，而是说，食材要新鲜，准备要充分，佐料要对路，火候，尤其要精确地掌控。“五味三材，九沸九变，火为之纪。时疾时徐，灭腥去臊除膻，必以其胜，无失其理。”

懂得火候这回事，需要人生的历练。可惊可喜的是，现在的年轻人，见多识广者颇多，早早的就炉火纯青了。



微信鱼

赵韩德

看见我，满脸的恨铁不成钢。当然出于同情，也偶尔把他认为蛮要紧的信息，透露些给我。我每次都听得有滋有味。

有一年，单位加工资，为了体现尊重科技、尊重人才，有百分之十的员工可以再多加半级，对象为优秀技术人员，学历要求本科。我们几个大专生虽难受，但也只能不声不响。王兄心里不平，私下告诉我，目前的文件确实是基本上规定本科范围，但是对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的其他人员，也可经审批挑选。王兄鼓励我：“赵老弟，新船出海试验，部门几次让你当领队，你次次不辱使命，这是简单的吗？大专生也可以争取的呀。”

在王兄三番五次的鼓励下，我鼓起勇气，认真写好重点业务总结和陈述交了上去。不久，通过了评审。消息又是王兄第一时间透露的。他没事人儿似的，哼着小调用力拍拍我肩膀，比我自己还高兴。

几年前，王兄又盯着我要我换个智能手机，把那个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老手机扔了。他在电话里严厉批评我的落伍，说：“到现在连微信都不会，实在是不像话。”于是我就学会了微信、群、朋友圈……

等我换了新手机，并确认我会操作后，王兄又像条深水之鱼一样，没事儿似的悠然游走，久不冒泡，几近“相忘于江湖”。

让，你让三尺我也让三尺。”这么一来，本来的隙地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，大大方便了桐城的老百姓。

邻里关系处得好，有时能产生极大的正能量；好多年前，德国某小城发生过一件帮助邻居抓住诈骗偷窃犯的事。克劳斯家要去南方度假了，走前把家里的大门钥匙交给邻居，以防万一有事可以由邻居开门进去解决。他们走后第三天有四个男子汉来到邻居敲门，说是克劳斯在他们厂订购了三人沙发，他们是来送沙发的，并表示旧沙发由他们帮着抬走扔掉。这样的事是常有的，但邻居想到，克劳斯走的时候怎么一点也没提呢？邻居妻却说：“人家是提前做好、提前送货来了。克劳斯事先也不知道呀。”尽管如此，邻居还是多长了个心眼，报了警。等到“厂家的人”抬着旧沙发出门时，警察也赶到了，经盘问和检查，发现旧沙发里都是从克劳斯家里偷盗的财物。

当然社区生活和邻里相处不仅意味着互帮互助和互相尊重，有时更多的是相互的偏见、不和谐以及由于各人不同程度的小我心理和行为带来的分歧和矛盾。由于东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不同，纠纷的焦点也不同，如在欧洲，最能引起邻里纠纷的是噪声，其次相继为占用停车位、不遵守基本邻里规矩、宠物给邻居带来的麻烦、楼梯间被住户堆了很多东西……噪声方面，使人生厌的分别为大声吵架、音乐声响、孩子吵闹、邻居花园的割草机声音……

在奥地利，能成为邻里争执的原因颇有特色，例如释放有害物质，包括污浊空气、有气味物质、噪声、光污染等。界树问题（如树干长在两家相邻的地方、树根或树枝长进邻居家了）。其他交界物（墙、篱笆等），德国人甚至会把邻里矛盾上交到司法机构去处理，之所以这样，首先是因为德国人起诉很容易，起诉者甚至可获起诉资助费。

有人说，如果公民的居住条件普遍很好或较好，互相也就不会有太多计较了，从理论上讲，此话有一定道理；但实际上，有少数人好像已养成了习惯，家有百余平米的居室，总喜欢用些无用的东西去占用公共面积。

我家有数位“花匠”，往上推，及至我的外婆。

妈妈说，小时候，她们家在村子里是最漂亮的——外婆在房前屋后栽种上各色月季、菊花、栀子花、桂花等，适逢花期，路过的村人总会被怒放的花朵迷住，低头深嗅，“啧啧”一番。

外婆的年代，与苦难并行，一年里难得见肉，过年时，外婆总要撇一些肉汤，兑上淘米水，在每棵花的根下浇一些，说是“花和人一样，也要过年。”妈妈说，那时的花开有碗口大，老远就能闻到香味。

外婆对花的喜爱，算是苦难中残存的风雅了，被我妈全

部传承下来。自 我有记忆，我家的小院、阳台上一直有花的身影。而且，妈妈

固执地认为，只有“开花的花”才是花，所以，我家花的品种无非是月季、桂花、腊梅，甚至鸡冠花。这倒和老舍先生养花如出一辙，“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讲较，只要开花，我就高兴……只养些好种易活，自己会奋斗的花草。”

一窗一世界，自从住进楼房，妈妈家的飘窗就成了花的天下，但凡有点空，妈妈就在窗边与她的花们在一起。“窗边的妈妈”已成我心中的剪影。

花的“家年华”

周芳

儿子对我们最大的认可是：“我爸爸的几十盆兰草让家有了文化气息。”儿子认

为，养兰是文人的标配。说起兰花，老公口若悬河，圈中有多位兰友，每年都去山里寻找兰的身影。

家中最小的花匠小妹喜欢的

是娇小的多肉植物。她在电脑里为肉肉们建了一个个文件夹，有图、有指南。每次逛街，见到花店她就迈不动脚步，看多肉的眼神就像看前世情人般发光。妹夫说，

家中厨房里的碗碟经常莫名其妙——与泥土作伴，与多肉为伍。

七夕会

某

晚，散步，

小妹突然眼睛发亮，小声提示妹夫“慢点走”，正当妹夫疑惑时，小妹一个健步迈向街边的垃圾筒，开始拨拉，说是刚看见一人扔个东西，目测能够栽花。那是一只腌菜坛子的瓦盖，小妹拿回家后用铁钉慢慢凿了一个漏水小洞，一个天然古朴的花盆便诞生了，小妹栽上“可爱玫瑰”，多肉小小花仿佛报知遇之恩，疯了般长成一丛，小妹发图来，清新可爱中透着野趣，真真的好看。

而那些入室的花花草草，认真地“一岁一枯荣”，主人的欢喜心，便是它们最好的年“家年华”。

孔 火 候
曦



看我，满脸的恨铁不成钢。当然出于同情，也偶尔把他认为蛮要紧的信息，透露些给我。我每次都听得有滋有味。

有一年，单位加工资，为了体现尊重科技、尊重人才，有百分之十的员工可以再多加半级，对象为优秀技术人员，学历要求本科。我们几个大专生虽难受，但也只能不声不响。王兄心里不平，私下告诉我，目前的文件确实是基本上规定本科范围，但是对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突出的其他人员，也可经审批挑选。王兄鼓励我：“赵老弟，新船出海试验，部门几次让你当领队，你次次不辱使命，这是简单的吗？大专生也可以争取的呀。”

在王兄三番五次的鼓励下，我鼓起勇气，认真写好重点业务总结和陈述交了上去。不久，通过了评审。消息又是王兄第一时间透露的。他没事人儿似的，哼着小调用力拍拍我肩膀，比我自己还高兴。

几年前，王兄又盯着我要我换个智能手机，把那个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老手机扔了。他在电话里严厉批评我的落伍，说：“到现在连微信都不会，实在是不像话。”于是我就学会了微信、群、朋友圈……等我换了新手机，并确认我会操作后，王兄又像条深水之鱼一样，没事儿似的悠然游走，久不冒泡，几近“相忘于江湖”。